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二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一

序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

道園類稿卷之二十一

一

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入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上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旣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

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婚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

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
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為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
書之難則明承出業接見聞於父元才可以適當出
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出為儒者有婁
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
然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
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
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
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

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
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
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
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考則無以
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所以不可不講者也則明
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為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
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常憂之而為之計
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
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無忽而薄之也

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送黃敬則赴太平文學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

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弟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棧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

以平章留樞密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鄆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束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

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涪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脩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十有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旣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

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
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窓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
授近郊之臣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扶
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
呼者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
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
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
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
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漑被其子孫充碩

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
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
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
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
予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
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子待子於
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
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
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

羊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送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

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爲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夫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蚤辭親遊京師館後以

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之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聞庭

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註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衷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屢予之嗜焉因以其二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奉奉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

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脩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

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
得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
考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
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
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
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
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
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
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

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
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
善哉子之遊乎慎勿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
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跡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
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
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
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
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
來有欲觀夫祖棗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
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
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
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
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
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
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

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
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
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
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爲他日有子之悔者
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
旣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
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
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必親乎靈光之遺而
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

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
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
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
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
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
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
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

閣又賜徽猷閣待制諡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
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
蓋自國朝以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
詔書祠之而廟傍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
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
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
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
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
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

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擢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

非固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書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吾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袖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井穴之所

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平人之病者
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
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
聖人之道而行之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
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
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差行焉而無不同
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
伐柯其則不遠者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
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
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
人材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
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
有輟貢理存初 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
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邪又歎曰數
當然爾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
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平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二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

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元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

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
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
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
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
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
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
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
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
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

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
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
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間所以取士小戴
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
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
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
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
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

章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
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
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平爲邦則虞之
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
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
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以舉而行
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
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耳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
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
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子有
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
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
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於四
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
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
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

人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
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里
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
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
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
深也。又曰：芄芄棫樸，薪之。頌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
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蓋言其
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送陳岡遊金陵序

昔者程叔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某之學即
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
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尚已。叔子
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日多而易傳，晚出皆其手筆。
是故善學程氏者，由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
子，豈有間然乎。蓋嘗論之，譬如堯舜之聖焉。吾夫子
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
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為聖而

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爲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
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有陳剛伯柔者其學於程氏
遺書也先取明道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間嘗以語
集集告之曰伯柔之見高矣去凡陋之俗遠矣吾聖
人之道非如外學之虛爲高遠者也必有入德之方
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近
精麤分也觀夫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
至至於學者切已反求亦有所淬礪啓發漸磨鞭辟
之切者吾黨凡下蒙叔子之教爲尤多也其後伯柔

與其友李伯宗講之始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聞
伯柔將游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
時部使者有欲得藥而不敢信采者獨信明道先生
之僕而使之焉呼何能使人之信已而并信其僕也
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
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
未嘗暫已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
焉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由此觀
之程子所以爲程子者庶乎可知哉予蚤遊金陵知

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遊焉有爲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

送危晉序

學道者何事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事也漢儒得遺書於灰燼之餘專門名家以傳之簡編之存蓋其功也受而學之者篤行之君子則有其人哉然而道德之原性命之要苟無得於心造其極則表裏精麤不能一是以瞥然有見於清虛卓然自勝於高明反得以指之爲俗學也於是說者有道家儒家之分不

知舍道何以爲儒哉儒不知道則或曰彼哉彼哉者固其宜也自伊洛先儒之出學者始得其宗以知夫大原之所自出而致力於天理彝倫之正所謂下學而上達體立而用行者也由是儒者始知其所謂道而彼所謂道者亦茫然自知其高虛而無所據矣自是不惟訓詁者有所考以知其指歸而豪放淫靡馳騫陷溺而無所底極者亦凜然有所愧恥於人道之重矣此道學之中興也然而近世學者不信於前言往行才智之高者已有所放逸於異端同出於儒者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亦不無矣此昔之君子所以深
憂於千古之上者也臨川之士有危晉伯明誦詩讀
書以仰事俯育危坐終日湛然以思人或疑其思之
過也予獨樂其冲然者將有以自得乎他日將遊於
江海之上而求其同志焉予故爲之誦其所聞如此
噫吾道之傳也微矣是非之較然者易辨也似是而
非者難辨矣言出於異端者易辨也言出於吾儒而
多岐者難辨矣古之學者必有師師焉則信之矣孰
曰師周程朱張其人也讀其書而有所知信其言而
有所行是即師之之道也無外此而他求矣言有所
疑則思而辨焉行有不得則反而求焉持而久之神
明將啓之不悖不謬者至矣悠悠江波人才實難伯
明試以此言而講之同志乎

送譚無咎赴吉安蒙古學官序

集昔以文史末屬得奉禁林見廷中奏對文字言
語皆以國語達若夫德音之自內出者皆畫以漢
書而下之詔誥出於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諸
國語其來尚矣其後備員勸講上之人欲聞嘉舜

商湯文武周孔之道於其書欲知秦漢隋唐歷代治亂得失之蹟於其史講臣擇其切於心德治道者以爲進然必命善 國家文史之侍從參錯紉繹必言盡其指率累日而後成章蓋世務易於言而難於極其情 聖學雖無不可陳而爲言難極其要是以非易事也語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正也正言之所以通乎上下遠近而無不知也書有商盤周誥世以爲難讀難曉或曰此當時之方言而後世有不能通者云耳昔在

世祖皇帝聰明睿知無微不通是以 朝廷儀注多取漢言而專置國語文字之官上自國都至於郡府皆設學官師以教之其意蓋有感於殷周之言有艱澀於久遠者乎是故雖一郡之學官非知經博古之士而徒曰語言文字而已哉予中表有譚無咎年五十始拜吉安右學之命若無咎者庶可與言此乎無咎家貧公上之供甚薄故多暇日率其羣季諸子讀聖賢之書修孝弟之行略不以家事爲意年稍高還視其親戚鄉鄰馳騁名利宗顯貴富一不以動其心

靜處一室列古圖畫器物以爲友超然自足其受命也斂然益加畏敬不敢忽不敢肆所謂君子哉若人乎無咎其盡出所學以爲教則非常人之居是宮者矣推而上之用之邦家用之朝廷宜無所不足其爲自此升乎親戚朋友之能賦者或有贈言而予序其端如此

送李和甫序

廣東之境踰嶺而溥海去京師數千里商僧倍徙於士農貨利珠貝動心駭目黎弊雜處島夷交鬪富庶甲於他邦而亦征暴之所由甚也故利害半之

朝廷不鄙遠人而嘉惠之置重使以臨守令開大府以治征戍而又寄耳目於風紀之任焉風紀者吏民得失之所寄政令治否之所由關也經歷之官長其幕府從總治之使分車四出諮諏周及亦必會焉則經歷者又憲府之總也任其職爲尤難焉李君和甫之佐憲幕於江西也議論慷慨而不阿心術明恕而不苟從容救弊不失其正懲勸有道不令過中者庸東之除位稍遷而望已隆地逾遠而事加重而區區

物欲出微言以爲贈者何也善人難遇而東南之民
力竭故也蓋嘗略從和甫及之黑白之辨不明而人
心失易動於可欲而公事乖舛遊肆而培克繁皂隸
橫而上下之情隔文具相蒙苟且幸免民無所告等
死之念生而戕賊竊發識察防禦或非其道隱微之
弗慮亦可念哉於乎使和甫言從而識行海隅蒼生
其庶幾矣天下之事莫重於勢重勢之運莫嚴於機
譬諸萬斛之舟積載充塞行乎江海大若乘天之雲
而所以運之者繫乎一機之微耳是故因聞於和甫
之言而重爲和甫告不敢爲他人言也他日推而上
之以見用於朝廷吾於和甫有望矣

送艾植序

士之生乎斯世也惟居與遊耳居則有所養非口體
之謂也游則有所行非利祿之爲也一居一行道義
存焉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千乘之富萬鍾之祿一
遇而得之君子善其能也居天下之廣居其爲居也
不亦泰乎行天下之正路其爲游也不亦通乎臨川
艾植之季父遊京師也嘗以言焉予旣爲之言於是

五年矣楨將往省之則又求予言焉居無所請而遊則有求予不知其志之所從出然聞有薦之於國學以從貴遊之後者嗟乎予嘗竊食於學舍矣蓋聞而見之其爲教也非聖賢之書不讀也非聖賢之言不傳也非聖賢之行不行也主之以忠信虛妄者不得有所發持之以悠久躁率者不能有所成講論之精足以達諸行事而不謬觀感之妙有以資其變化而不偏百年之間需是以出者甚多有之昔者朱子著近思錄而歎窮鄉下邑無明師良友觀此可以知進學焉況乎天下師友之所聚乎楨之父昆弟皆以美質樂善從師爲學詩文粲然有聲於鄉楨之行也必將有得焉則視鶩外而成風者有間矣

贈李本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百十人既老就養於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鄉人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期年而公歿集之歸至茲郡也已不復見公幸及闡暇而有所質問焉則無及矣

伯宗之見予而深歎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
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
而學之不差也周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
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小出入
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錄蓋曰窮鄉
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明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
差矣故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
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轍庶無他歧之感矣士習之
陋俗學之靡無以逾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

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其試思於予言乎
蓋聞伯宗之為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章句集
註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於易書詩
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讀誦率數月一
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書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
言語參考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
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
之近焉推之於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已者之未足
也今茲又將遊行於四方以觀於都邑之大而取立

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以嬉也哉然嘗聞之孔子云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是以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則受其教而不敢忽歿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也蓋其教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紛人自爲說國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此必有豪

傑生乎其間矣賢且智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千百人中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可謂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小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

言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
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
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此公之所立必有太過人者
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與處者非特介
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
疑者其惟程伯子乎嗚呼大哉乃若陸公之學前代
諸儒蓋未之有也朱子之起與之相望以扶植斯道
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
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

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鷺湖之會焉雖其
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
殊而精考力索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
明聖道以幸惠學者亦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
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於二公
之治之教不無間焉者吾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
欲知二公者之有考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
質愚之斯言哉

送樂安令尹張擇善美解序

撫州樂安去贛之寧都吉之永豐撫之崇仁皆踰百里未置縣時溪谷之間強暴私鬪莫能禁止酌其中置官府以治之今二百年矣顯達輩出其俗勇決而尚義精悍而能文守望相助足以禦侮進士之家書聲相聞是故以賢能治之多可觀者內附以來屢得賢令長三年前長曰變理溥化以進士爲之寬而民不犯嚴而民不傷以邑之去郡遠也粟米之輸山險而莫之致請一 朝令民歲納其直人力以舒去未久保定張君擇善來爲令擇善故憲使道源公之孫

親見祖父之行事廉明有爲鄉之父兄多名家舉措正大因前長之美人之小康也行仁恕於從容之間百里之生養休息視傍近沛然有餘裕矣三載一日遂以代去學校之士草野之民不忍其別爲之文章歌謠不可勝計邑人胡良弟兄因子弟業之託其館也來來叙其端予待罪國史時得見其鄉郡功勳將相忠孝世家風紀之名節高士卓行之文學他郡莫及若張侯者有爲有守家庭之所聞耳目之所熟得於心者多矣俛焉巖邑百未試一民之思之固將望

其爲施之光大也豈獨爲其私哉

送胡士則序

集往年承乏西閣頗聞初立藝文監之意其官皆以
經籍係銜者將以五經經濂洛諸賢之所發明論定
會通以成書如唐正義之例已行於代則又以其大
指繫於天理民彝者譯爲國人言語文字將使聖賢
之學無遠不通甚盛事也又置藝林等庫任摹印之
責別給內帑不以煩經費命春官擇通義有文學善
書札者三十人以爲搜緝參校繕寫之佐胡君士則

衰然爲之首俄 詔修經世大典藝文官屬與閣學
士分局著述而初說不及行書成予旣歸田士則亦
除學官於外連以憂去凡五六年始一再見予旣老
無所知而士則復受命教徽人則憂患之餘須髮有
蒼蒼者矣向所欲言定經說故不幸不及有所成然事
大責重非可以妄庸凡陋而當其任者矣徽朱子之
鄉也其東南之鄒魯乎於士則之往教也切有感焉
昔者道明於濂洛孟子所謂抑洪水作春秋之一治
也宋之南渡斯文之遺或息於中州矣程子道南之

歎其亦有爲深感其機也與南渡君臣狼狽奔走徒
得中立彥明於垂老瀕死之餘繫人心於萬一天之
所存尚可誣也然彥明竟歿於草野不傳之緒灼然
不墜於東南者則皆中立之賜也程子命之矣文公
承父師之訓身任千載之責憂患顛沛其氣愈昌道
命所存神明壽考集大成爲一家之言者蓋天之所
命也夫噫斯文在茲則天運在茲矣宋氏之亡北方
學者鉅儒大臣實尊信而表章其言以相

天子創業垂統開萬世之基則民之秉彝所以會歸

於皇極者也傳曰君子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其可以私意小智間之哉新安之山隆
然而高其爲水也窈然而深仰而望之蔚然而爲雲
沛然而爲雨者煮蒿悽愴如或見之觀乎會通以行
其典禮徽之君子必有與予同一慨者矣然則士則
之教於是邦也豈以其言資口耳事進取之謂哉

送冷敬先序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
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其

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名家故國衣冠
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
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
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
者得令君敬先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
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
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
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初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
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
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
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才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
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
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
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
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
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
敬先暫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
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叙

送國子生野里瞻省親序

集之始爲博士也言於同寮曰惟學務脩德誘以利祿使之進雖勉弗善也雖然衆人之才質識慮不齊也傳不云乎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寧無可以示之表而爲之勸者乎

聖天子嘉惠學校使得歲貢士以次授官而有司以爲叙升之法益益求其足以爲勸者而激厲之如何廼相與言諸祭酒司業之堂是時相國秦公方以

上命專領學事聞其言而是之曰趣以名來上將言之

天子考於行藝五詢諸弟子得野里瞻生於二百人中端靜有恒雅好經術嘗試以事謹敏不夸宜可使之從政者時太易木生與生皆西域人爲衆推異并擢上之文移絀於吏議宛轉不得達會相國得告歸翰林其事不行今年生省親於息州求贈三豆集集嘗察之矣當舉生時退然不敢當及舉不如初志生無不足之意然則亦可謂善者矣噫初舉生固將爲衆勸也非謂告然此也生之質之可進也生知之師友共知之願生勉旃今之舉未遂安知天不將大生之成而用之也集又何言哉姑叙此以爲別

右丞北庭散公宣撫江閩序

君子之於天下也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抑豈人力之所致哉今有揆世臣之分視時變之極悼名義之泯絕啓幾事於危微身有不暇謀家有不暇顧然而不見報不伐不見知不憫其惟吾北庭散散公乎昔世祖皇帝績

太祖太宗之業受天明命作君萬方統緒之傳本支分定成廟嗣守社稷尊安

武皇仁皇公天下以授受人無間言

英罹大故有乘其虛宗親諸侯王大臣以爲非

祖宗之制未有以正之也宮車不返柄臣執命天奪其魄用潰于成皇天勵相我國家舊臣之在廷者求武皇之嗣而奉之顧瞻南方

帝甯有在共建大義天人感通時公方爲學士居史館幽方靜處如無所爲而義激肝膽忠信効用軍興之曰萬眾左袒來敵來攻莫之或勝公之出謀發慮深且遠矣及名近位定告功推讓而貪天震主乘險僥倖之夫已叅錯於戶庭而公以功高見忌遽斥外

矣暫長御史出鎮蜀郡家禍荐臻身幾不免西極六
詔東薄遼海稍還集賢旋又遠去跋履顛沛寵錫弗
進幾二十年匪躬之故世莫得聞篋瓢屢空安其義
命初心確誠無所暴白其憂患豈有涯哉

今上皇帝祗遙

祖考視民如傷黎庶雍熙天地合德百臣率職大小
相承無間遠邇奉法遵命豈復有上勞 聖慮者哉
居安思危視遠如邇十道奉使之出則賓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之事也江湖之表至于海嶠悠悠旆旌宣

布 德意尚有人也而公以老臣在行 朝廷之用
人當矣要荒之仰望得矣公之有志於斯民也無所
擇矣而集之不能不與吠豷之人言者蓋古之天子
五載一巡守東西南北無不至焉今 國家之封疆
度越古昔車轍馬跡千乘萬騎勢不得而周焉都會
郡邑各有攸司奉使者實代

天子時巡清問紛紛鄙夫而猶以聲色簡牘毛舉細
故下行有司之事亦不知其要也哉德盛者其量如
天地功廣者其行如四時南服雖遠於中州而文物

禮義之邦也無為之化安得不自公成之乎集也昔於至大之歲以書 詔再 召時執筆以從公後艱屯險難公不予棄也死生契闊邈不相聞猶得支離扶攜聽 明詔於江渚而瞻望下風於殘息之餘輒書以為序夫君子以故舊處安神明以輔道德相國家無疆之休安以天下樂以天下何可量哉

左丞平陽王公宣撫江閩序

國家之初任才使能惟其所宜以成天下之務者多矣制度脩明見用之親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見

聞於家庭習熟於典故而又宿衛禁近密切周慎出納辭令有非疏遠微賤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是故

天子深居九重洞見萬里者明目達聰必得如是之臣所以光華遠大者乎惟

皇建國托社稷民人於郡守縣令聯之以連帥總之以方伯而聯絡彌縫之已密列之以憲府臨之以御史而經緯伺察之已嚴然不有闕睢麟趾之意以行於風隨雷動之時則亦何以使人人知天覆日臨

帝力之我加者哉此斷自宸衷分道遣使制無常官惟其所命化成於均齊方一之道也至正乙酉之冬奉使巡行天下其來江右閩粵者左丞平陽王公可毅也公之叔父平章文憲公至元大德之間已爲名臣碩德重望縉紳楷範尊榮壽考終身太平中朝所謂康莊老人者也而公之詩禮有聞聰明特達過於常人天曆元從之臣崎嶇羈絏出入帷幄嘉謀遠猷進退有度治朝之麟鳳亦必以公爲首稱矣

聖天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當宁而立有重不釋於皇心者而以屬於公焉豈非十數年間出貳藩屏入護百工體國庇民簡在有素而然乎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有否仲山甫明之此公之所自任而人亦以此望於公也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將爲公賦焉昔文憲公以相臣尹京集始筮仕以郡文學事公公待以賓客而弗莅之也及忝在成均公子之來學者亦彬彬也天曆中承乏文史從左丞公從官之後至厚善也去國以來將餘一紀分委

溝壑無復當時之意四牡駢駢周詢于野而乃有遺
簪敝履之問焉慨然與懷囑筆以為序公名僧家奴
今

詔書書公名曰士弘

梅庭李公著明錄序

古之為史大有冊小有簡牘紀事者可以求其故纂
言者可以達其文二者不可偏廢也然事之行見於
當世言之傳後世可得而推用焉是以君子尚之
朝廷律令具在有司或者奉行有所未至舉錯有所

未便議論有所未盡皆在所不得不言是以不諱之
朝政無遺闕事無過謬者則有在於斯也凡芻蕘猶
得言之況命吏乎命吏猶得言之況耳目之重者乎
或先事而防其微後事而去其弊或因事而有增損
言非一途大要便於行爾此大夫君子之用心也賈
懷李公資稟端重存心中忠恕守儒者之道修及人之
政自為憲史已能卓卓言事在中書尤多建明兩拜
御史又為內外臺都事僉憲湖南副憲山南浙西淮
西一拜江右使前後四十年歷一十任聽訟治獄

可罰勅法薦士若干人平反寃獄若干人罷贓吏若干人皆有成績而又原法意之所在悉志慮之所通不以一時之已行爲自足而以發明於將來者爲已任從容反覆不盡其所欲言不止也其門人賓客爲輯成編以類相從粲有條理有志當世之務者取而讀焉可以見其忠厚剛坦之誠有以知其遠大悠久之計也發其才識於憂國愛民者豈小補哉集聞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表之曰著明錄云

耿介應言景序

國初豪傑起田野之間進而乘其興運以敵愾退則保其墳墓妻子以庶幾於生全班班可紀也然其子孫遂以勲勞食世祿者有之始盛而終微者亦有之効宣忠力之久而未甚著於世者天固將培而積之以待其久而後發者乎深州之耿固嘗以其衆從 宗王察哈觴定河北為懷遠大將軍左副元帥矣然而兵不血刃而郡邑以寧則其生

生之人所以廣上之恩德者固不在於舉一旗斬一將以為能者矣

則所以久而未發之故歟昔予博士成均取氏之子介方與國之貴游皆受業焉後三十餘年見知宜春道其所與游者則盡富貴矣而生有憊然自愧之意乃告之曰此非所以爲愧也成均非利祿之階也將以求聖賢之學成已而成物也苟以利府史不足以至公卿乎及來臨川予寓邑也文書之暇時得見焉手其詩一編以見曰非曰能之庶有以知介之不敢廢學也今之爲進士者今日得之則明日棄之者多矣天之困生而生能不廢焉果能爾人不知之而天知之矣其詩多和而不倡足以見其不敢自用之意和焉至於什伍而不輟焉又足以見其歸而求之之有餘也不亦善乎今朝尚文治聖學日新彬彬然縉紳委佩者相望也生之見用豈晚哉不然碩果之不食者固將爲後之地也

書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使還監今蚤今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 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 旨則監學所繫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修繫乎監學者匪輕翮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還爲期惟執事留意北掉毋阻幸甚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於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邪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

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為一說不亦未之
又未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
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
不合以已所得而折衷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
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
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
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
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所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
覺拙直惟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通鑑卷五十一

又三十九

集今年二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
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
史擬諸史遷使有所敘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
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
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蚤忝薄祿不能如許先
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
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
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

足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效諸
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以率性言之昔
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
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
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
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
作延平先生行狀年譜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
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
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

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旣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
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
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
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
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
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
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
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
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是

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為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者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源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為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為

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飄蕩而三光不為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為之或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磧汰除而黃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旂旌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跡

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瞶之有司
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其說不亦
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
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
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
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
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

又

集伏承手書臨風誦之至於再三不勝感激蓋自古

以來學士大夫之有抱負者不必皆見用於世此君
子之所惜而有抱負者足乎已而無待於外是以能
閤然而日章乃若僕者蚤歲漫游偶爲 朝廷見知
實無足用於當時使之抱關斯抱關矣使之執戟斯
執戟矣使之從事於文史卜祝斯從事於文史卜祝
之間矣召之役則往役之義也一日已之則猶故吾
也雖 朝廷假之以名固不敢不敬而敢自以爲從
大夫之後而有一毫忽於天下之士哉賜教曰公卿
大夫公卿大夫徒使集欲然而深懼矣夫昔者韓獻

之門數君子者其文章皆足以自見於當時初不以
官之有無位之崇卑也二公適與之遭逢於一時云
耳老泉欲得一官於韓太尉其言甚卑六一公以荀
卿氏待之其言亦深遠矣是以知道者卿相不足以
動其心退藏亦無所悶於已隨所遇而安之未嘗不
超然也善觀君子者即其隱顯皆有以見其所立此
所以爲斯文之所繫乎集所恨者退休山林始得見
公之書不及明目張膽誦佳句於諸公之上雖然公
之文無奇崛艱險之僻固波瀾之浩蕩無類靡膚淺

之陋固山岳之雄峙嘗以爲生一鄉而不溺於一鄉
之薰習生一時而不合乎一時之流俗豈非所謂偉
然間氣而何待於人哉故善奕者不貴乎幸勝善射
者不假乎詭遇中道而行惟其是而已醯雞起滅於
尋常之間豈足與之較高下又近乎相望無數百里
彼此安健一會非難然寒暄無常人家子弟不欲老
者輕出亦人情也以書往來亦足少傾倒矣粹衷欲
去某至某徑去之可也從行所復書託朋友揮染病
也非敵慢也惟冀善保耆艾爲吾道之重令似在侍

併致區區不宣

答張友霖書

張君友霖使其徒張自賓寄予書一通幾千數百言
與其所爲古文一編以爲所著甚多不能盡寫姑以
此相示蓋以爲相聞知之久而無一日之雅故以書
爲言耳子歸山十餘年四方君子不以其老病而辱
教焉者不敢不竭鄙陋以應之觀張君之爲文知能
之所至蓋未易多見其敢不布所欲言以負張君哉
書中凡有相稱謂者皆過情之譽非所敢承也友霖

之言曰生居山澤力不任耕稼以爲養而所居幽僻
無交游之勝翻閱其家舊書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
支派晝誦暮惟而卒無得又不媚世俗是以親從其
志俾學於龍虎山云予聞其言而悲之其然豈其然
乎經也者聖賢之精微在焉學問之傳受在焉百氏
之支派支不必同本派不必同源區以別矣用力如
此而卒無所得者未之有也果如友霖所云昔之君
子嘗以爲憂矣以爲窮鄉晚進無明師良友以爲之
後先雖有志而無其方也乃與同志求先哲之遺言

次第以爲書使如射者之有的升者之有階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邵子曰始學於里人則盡里人之情胡爲乎茫茫然又顧而他之乎司馬氏始分道家者流以老子爲宗老子尚矣而其流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所謂道家者道藏所儲者其書也友霖所謂生氣之結成五文之數落祀帝贊神鍊性養形山經地志之屬晝夜觀覽而又以卒無成焉夫今道門之龍虎山猶儒家之洙泗也師匠萃焉講明熟焉而又云無成者殆欺我也歟予少年聞有道

藏欲一見之時已禁絕獨得殘編數十卷則張君房所述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祈祝之說修仙之學及夫服食草木存念吐納鍊氣固形燒鍊金石以爲變化降神傳語等莫不在焉讀之終卷卒無一言與老氏合者竊嘗疑之而未嘗與人言也友霖其得之不予語乎友霖求之於儒經者旣如此求之於道藏者又如彼於是肆筆於詩章古文焉其言曰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混混其不竭也則其所以得之者予蓋不足以知之歟老氏之言曰虛

而不屈動而愈出無乃有得於斯矣乎夫所謂能言者本情性則達乎神明達事變則順乎時化又安有窮乎故鄉之君子有年既長而知其辭之未達也閉戶謝絕交往以求所未至久而沛然莫之能禦文名遂擅天下觀文霖之出入何疑乎昔之人哉今夫地勢之博厚可以配天矣然而爲山岳爲陵阜爲培塿爲原隰爲墳衍爲塊壤雲氣之出每象其物神靈磅礴以時發之如其小大遠近之類莫能爲之加焉亦莫能爲之損焉爲汎濫爲陂池爲畎澮爲窪盈爲川

流爲河海乘載之力浸潤之功亦如其小大遠近之類莫能爲之加焉亦莫能爲之損焉噫人之爲文則亦若是也矣天之大小也聖人之不可知而難言也道之無窮也心之無限量也知之至者一言出而天下信之其未然者耿耿之明昭昭之多亦惟其所見而已矣凡欲強其所未至則亦不能分毫有所加矣不出乎此散言也散言則惟其所之而莫知止矣噫難爲言哉若友霖之言曲爲自抑而智慮之所至意氣之所加亦安有所隱於其詞章之間哉友霖高居而

深處及門受學者常數十人其從之求文者戶外屢滿得束脩以養而無所累其心年方四十餘辯博已久而日力方盛以其所云無得不成之謙而必至乎有得有成之益其中甚信其中甚真予又何得而知之哉嗚呼萬里之行起於川澤天下之廣本乎里閭猶工御者繩墨之有定馳驅之有範循而造之何可量哉詩曰芄芃棫樸薪之煇之又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天生地出之源源烏可已乎輒書其篇末而因以復之云

八類集卷三
四十七
答熊萬初論文啓

伏承專訪無致僿辭獲觀撰集之言用識進修之志樂取諸善借聽於聾切謂古者學文貴乎端本涵養未至出慮多生於血氣之私辯問弗精立論或違乎禮律之當必兩者之無欠乃沛然而有餘每嘆尋常未親師友不知規矩準繩之至乃在桑麻穀粟之間甚者蔽夫意見之或偏因以肆其才力之所至若問藝翠靡慚鄭衛之淫哇世外空青亂剽佛老之糟粕是吾憂也無力挽之思得其人共理茲事共惟

某人年與學俱富才與氣並高蟬聯乘冊之成章璀璨珠璣之溢目幽險不作從容可觀平波漫流勢必至於達海深根厚植時自可以昂霄而尤搗謙特賜下問某困始知學老已見侵思寡過而未能於及人乎何有由濂洛而溯洙泗顧範我之馳驅規姚姒而逮莊騷尚啓予於切琢庶幾互益不負枉才謹奉啓

陳謝

